

七日談

（澳門篇）

澳門：點亮中韓文化交融的三盞心燈

吳志良

當歷史的榮光與時代的責任交匯於當下，澳門榮幸地被賦予了「東亞文化之都」的桂冠。這份沉甸甸的榮光不僅僅屬於澳門，更屬於所有矢志不渝守護、傳承、創新東亞文明的同行者。它是對先輩智慧與勇氣的致敬，更是對未來的召喚。站在新的起點，澳門這艘「文化方舟」如何更好地承載中韓友誼與共同發展的期許？我們願點亮三盞心燈，照亮前行的航程。

第一盞燈：照亮青年心靈的交匯點——共尋文化基因密碼，點燃青春創意。

青年是文明的未來，心靈的相通是合作的基石。澳門將全力推動中韓青年深度對話與創意碰撞：

——深度創作交流：組織韓國青年藝術家，運用被列為韓國重要無形文化遺產的「螺鈿鑲嵌」技藝，以澳門世界遺產「聖母雪地殿」內獨特的融合中西風格的壁畫為靈感，創作全新的藝術品。同時，鼓勵澳門青年學子，運用瀕危但極具文化價值的澳門「土生土語」（Patuá），結合韓國經典文學如《春香傳》的故事內核或精神，創作歌曲、短劇或詩歌。讓古老的技藝在異域靈感中煥新，讓獨特的聲音講述共通的情感，這是青年一代對文化基因的破譯與再創造。

——數字賦能傳承：打造「東亞非遺數字對話空間」。利用元宇宙技術，讓韓國安東河回別神祭充滿神秘色彩的假面舞面具，與澳門民間信仰中深入人心的哪吒三太子、土地公等神祇形象，在虛擬時空中相遇、對話、共舞。通過沉浸式體驗，打破語言壁壘，讓古老的傳說、信仰和智慧直觀地觸動年輕心靈，激發無限創意，使傳統在數字浪潮中煥發蓬勃生機。讓青年在虛擬與現實交織的空間裏，找到文化認同的密碼，點燃共創未來的火花。

第二盞燈：溫暖產業合作的創新路——依

託平台優勢，共育新質生產力。

澳門作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具備連接內地、葡語國家和國際市場的獨特優勢，是中韓文化產業合作的理想試驗田：

——文旅融合新體驗：積極構建中韓文化創意產業合作機制。促成韓國頂尖影視製作機構與澳門深度合作，將引人入勝的韓國影視IP與澳門獨特的世界文化遺產景觀、歷史城區氛圍以及現代都市風情無縫融合。設想一部浪漫故事，主角的悲歡離合在澳門充滿異國情調的街巷、璀璨的夜景和寧靜的海島間展開。這不僅是影視作品，更是沉浸式的文旅導覽，為全球觀眾帶來視聽盛宴，吸引他們跟隨劇情深度探索澳門，實現「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共贏。

——美妝產業新物種：充分發揮澳門作為粵港澳大灣區核心節點城市的優勢，打造「K-Beauty大灣區创新中心」。吸引韓國領先的美妝品牌及研發機構入駐，利用其前沿的化妝品研發科技（如生物發酵技術、納米包裹技術），與嶺南地區豐富的草本植物資源（如靈芝、茯苓、珍珠粉、嶺南特色花卉精粹）以及深厚的中醫藥美容智慧進行深度結合。在澳門這個國際化平台上，共同研發、孵化面向全球市場的「韓方智慧+嶺南草本」美妝「新物種」。這不僅能滿足全球消費者對天然、高效、文化底蘊深厚美妝產品的需求，更能開闢產業新藍海，成為中韓產業優勢互補、創新合作的典範。

第三盞燈：守護文明對話的永續光——珍藏歷史記憶，消融今日邊界。

文明的長河需要記憶的河床，更需要今日活水的交融，讓歷史照亮當下，讓藝術連接人心：

——設立「東亞海洋文明記憶庫」：倡議設立實體與數字並重的「東亞海洋文明記憶庫」。它將系統性地收集、整理、研究和展示見證中韓乃至東亞海上交流的珍貴物證與文獻。重點包括：享譽世界的韓國新安沉船（十四世紀）出水的精美瓷器（這些瓷器是古代海上貿易網絡的有力物證，部分可能銷往中國或經中國港口轉運）、反映歷史上經澳門或其他港口進行中韓貿易的商船紀錄與貨物清單；以及散落世界各地的、記錄早期中韓接觸的珍貴文獻，如十七至十八世紀在澳門聖保祿學院等傳教中心可能存在的韓語學習教材、詞典、書信等。這個記憶庫將是學者研究的寶庫，公眾了解歷史的課堂，更是連接東亞共同海洋記憶、凝聚身份認同的精神家園。

——打造「中韓社區藝術共生計劃」：讓藝術從殿堂走入街巷，成為連接人心的日常語言。在澳門充滿煙火氣的老城區或社區藝術中心，定期舉辦「街角音樂會」。讓韓國釜山的伽倻琴演奏家，以其清澈空靈的琴音，在澳門特

有的老騎樓下悠然響起；讓經典的粵劇折子戲，如淒美動人的《帝女花》，在同一空間婉轉吟唱。當伽倻琴的清越與粵劇的梆簧在同一片屋檐下共鳴，語言的隔閡將在藝術的純粹感染力中消融。鼓勵兩地藝術家合作創作，社區居民共同參與，讓藝術成為社區生活的有機部分，讓中韓文化的交流與共生，在澳門的日常街角生動上演，編織出一幅文化交融的溫馨圖景。

漫步漢江畔，仰望星空，一個畫面令人動容：首爾的南山塔與澳門的旅遊塔，同時點亮象徵友誼、和平與希望的粉紅光束。那穿越數千公里夜空、遙相呼應的光，不僅傳遞着信息，更是兩種古老文明在新時代深情相擁的溫度，是我們共同期許的美好未來的具象表達——這溫度，正如韓國詩人尹東柱歌詠《數星星的夜晚》中對純淨與永恆的嚮往；亦如澳門詩人輩鳴筆下那浪漫意象：「燈塔是海寫給天空的情書」。原來，我們共享着如此深邃溫暖的東方浪漫，源於對美好生活與和諧共處的共同追求。



▲澳門旅遊塔、西灣大橋一帶的景色。新華社

交託生命、託付夢想——觀《窗外是藍星》有感



自由談 一心

電影《窗外是藍星》中，「神舟十三號」航天員王亞平那段平靜而真摯的獨白，在觀影後於心中漾起漣漪。她說：「當你越了解太空，就會越覺得它並不溫柔，其實它是極度危險的。」

這句話，劃破了我們平日對星空的浪漫想像。宇宙的壯美，對於親歷者而言，伴隨着絕對的真空、極端的低壓、致命的輻射與難測的風險。然而，正是在認清這冷酷的宇宙之後，那份選擇依然前行的勇氣，才更顯得珍貴與動人。

我感受深刻的，是王亞平對地面航天團隊的告白：「我們把生命交託給他們，他們把夢想託付給我們。」中國航天事業不是個人英雄主義的展現，而是一曲宏大的交響合唱。「生命交託」，是三位航天員在浩瀚的太空，將生存的每一個細節——從呼吸的空氣到返回的軌道——全然交託給地面無數個不眠不休的航天團隊。那是一份以性命相許的極致信任。

而「夢想託付」，也同樣沉重。它意味着，每一位未能親身踏入太空的科學家、工程師，乃至億萬同胞，將自己探索宇宙的夢想，匯聚於航天員之身。航天員肩負

的，是一個民族世代仰望的航天夢。

這一刻我明白，航天員的出征，從來不是個人之旅。他們的勇氣，需要地面指揮中心以精準計算來鞏固；他們的信心，需要無數在發射場與控制室裏默默耕耘的智慧來培養。那份我們看見的從容，源自地面艱苦的極限鍛煉，成就了空中每一個失重下的移動自如、每一次實驗的精準、乃至出艙後每一步的萬無一失。任何一環技術或信念的缺失，都足以使這偉大征途功虧一簣。

《窗外是藍星》的動人之處，正是這份毫無保留的交託與託付。我們看見翟志剛、王亞平、葉光富在失重環境中從容的身影；我們看不見的，是托起這份從容的、名為「中國航天」的巨人。正是一代又一代人，將夢想如接力棒般傳遞，才讓我們從仰望星空，到航天員入住「天宮」，將窗外的藍色星球，化為8K超高清的風景傳給地球上的我們。

王亞平在「天宮課堂」中，對地面萬千好奇眼睛的娓娓道來，正是這「夢想託付」溫暖的延續。她以親身經歷為火種，點燃更多年輕心靈對星空的渴望。

窗外，是藍星；窗內，是無數人綻放的耀目光芒——正引領着一代代人，實踐征服浩瀚宇宙之夢。



如是我見 張譽允

小妖怪（下稱：《小妖怪》）上映，觀眾才恍然發現——原來經典還能有別的打開方式。這部電影沒有讓熟悉的師徒四人粉墨登場，而是讓那些被孫悟空打飛的小妖，組團去取經。這一轉身，看似惡搞，實則是一場深思熟慮的「靈魂置換」——外殼仍是《西遊記》，靈魂卻換成了打工仔。這正是當下文創IP的真正課題：如何讓古老的文化基因，重新與現代人的感受對接，使經典學會「換魂」。

經典IP的再生，固然有技術的加持，但核心還在於傳統思維的轉換。不可否認，多數作品仍停留在翻拍或符號再利用的層面——打打金箍棒、叫叫「俺老孫來也」，觀眾一笑，票房就算有交代。然而，過去五年，出現了另一種趨勢：那些叫好又叫座的文創作品，往往不是簡單襲用傳統IP的表殼，而是能在其中找到新的思想支點與時代語言。從《封神三部曲》到《哪吒》系列電影，從《黑神話：悟空》到《戲台》，這些作品並非全新創作，而是一次次的意念再演繹。真正高明的創意，不在「重拍」，而在「重構」。像《小妖怪》這樣的作品，已經改變了整個敘事結構與

從《西遊記》到《小妖怪》的文創「換魂術」

價值重心。以往的神話講「順天承命」，如今的故事講「自定命運」；以前的英雄是天選之人，如今的英雄是自我認同。因此，新的思考模式脫穎而出：不是「繼承」經典，而是「對話」經典；不是「復刻」神話，而是「重啟」神話。對文化創意而言，這些更新方式只是諸多策略之一，但卻顯示出最具活力的一條路徑：經典文本不再是最不可侵犯的聖殿，新文本的成功，在於能否從不同的角度，喚醒觀眾的文化記憶與情感共振。

好的IP從來不是一次性的爆款，而是能不斷再生的文化種子，唯有持續分化更新，才能維持生命的延續；當它停滯不前，衰亡便至。《小妖怪》對平凡命題的書寫是讓四小妖怪接棒「天命男團」師徒四人，重新詮釋何謂「成己之路」。兩者都說明，文創的其中一個核心，就是能否讓經典不斷繁衍新的思想支點。這些支點不再只是文化懷舊，而是新的價值辯證。

若說經典IP的再生提供了文化的續命，《小妖怪》更進一步將其推向哲學層面的思索。中國遠古神話多半從神祇的高

度講述世界的秩序：盤古開天、女媧補天、神農嘗百草、伏羲畫八卦、大禹治洪水，因為神話的任務，是建立秩序。而現在的文創IP，越來越傾向「落地」出發：在秩序之外，從凡人視角重新審視個體生命的意義。這不僅僅是文化寶庫再利用，更是一種思想的更新：它將原本的「封神」敘事，轉化為「成己」的探問，把宏大的神話精神，轉換成具人間溫度的哲學趣味。電影裏，小妖們最終沒有抵達西天，只留下了為民除害的傳說；撤去了成聖、封神、永生這些榮耀，讓「向死而生」的行動本身，直接成為意義的來源。小豬妖說：「山的後面是什麼，你不用告訴我，我要自己去一趟，是什麼我都會甘心。」這份清醒的認知，讓傳統神話重獲靈魂，使文創作品不僅僅是視覺娛樂，甚至上升到了思想對話。

所謂「換魂」，並不是舊瓶裝新酒，而是讓故事在當今的社會情境中重新呼吸。當IP成為文創產業的關鍵字，門外漢以為它只是可販售的故事；其實，真正的創新在於意義的轉換——當「修成正果」變為「活成自己」，當「天命英雄」讓位於「自我定義」，新的文本便成為文明意識的延展。富有意蘊的文化IP，還需立足於能被時代重新理解的共鳴感，在熟悉的符號中尋回意義，在古老的傳說裏重塑自我。當觀眾在小妖的故事裏照見自己，《西遊記》的靈魂，就完成了當代的又一次轉生。

▲《浪浪山小妖怪》劇照。



大閘蟹、蜆、蝦、蜆、蝦



文化什錦 方曉嵐

中國人吃蟹的歷史悠久，最早見在先秦的典籍中稱之為「蟹」，從此這類堅硬甲殼的生物有了至今仍沿用的名稱。蟹為什麼叫做「蟹」，因為蟹這種硬殼動物，是要靠脫殼換殼才能繼續長大。清代袁景瀾在《吳郡歲華紀麗》中云「蟹者，解也，歲必一解其殼」；清代屈大均在《廣東新語·蟹》中云：「蟹一月一解，自十八以後月黑，蟹乘暗出而取食，食至初二三而肥，肥則殼解」，據說就是蟹的名字來源。

中國的蟹有上千品種，其中的稻蟹是一個常見的類別，湖蟹、河蟹、大閘蟹即中華絨螯蟹，皆是中國原生的稻蟹品種，亦是世界上獨有的蟹種，在我國分布最廣，是產量最多、最受歡迎的蟹品種，自古江南文人雅士為吃稻蟹的美味，留下不少詩詞描述。

古代稻蟹棲息於湖邊的稻田，即「食稻之蟹」，歷史上稻蟹曾毀稻成災，據《國語·越語下》所記載，公元前四八三年，即越王被吳王釋放回國第七年，這年「稻蟹不遺

種」，吳國的稻穀被蟹吃到精光，連稻種也不留，是我國最早有記載的一次嚴重蟹災。後來，蟹農築起長長的網閘把湖邊的蟹田圍起來，並投放小魚蝦飼料，蟹便不再爬到稻田裏作惡，民間稱為大閘蟹，而不再叫作稻蟹。

每年秋天，是吃大閘蟹的季節，人們吃大閘蟹講究農曆九月的雌蟹肥，而十月的雄蟹壯，此乃出自清代詩人孫晉瀛的《食蟹》，詩云：「九雌十雄語可譜，從此樂得深杯銜」，從此「九雌十雄」流傳至今。

江浙菜館都會推出一些大閘蟹的菜式，其中很受歡迎的是蟹粉小籠包。蟹粉亦即蟹肉加蟹黃，把蟹粉加在豬肉餡料中，再用老雞和豬皮熬湯做成凍料，做成灌湯的包子餡。小籠包和湯包的餡和皮基本上相同，只是湯包要比小籠包

大，每客的分量是一個湯包，而且小籠包內包的是肉汁蟹，湯包內包的就是湯，比小籠包的汁多很多。在江蘇、浙江和上海等地有不少專賣湯包的食肆，有些店會隨包附上一條吸管，吃湯包的時候要「一窗、二吸、三吃光」，首先用筷子在包子上開個口，放入吸管喝湯，然後才吃包子的皮和餡，否則一口咬下去，湯包裹的熱湯爆出飛濺，會弄得十分狼狽或被燙傷。

蜆蜆是蟹的一種，它是生長在河道及海邊灘塗污泥的小蟹，個頭不會長大，我國華東至華南沿海都有分布。西晉惠帝時的太傅丞崔豹，撰寫的《古今注》三卷，其中「魚蟲第五」云：「蜆蜆，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以西漢著名辭賦散文大家司馬相如（字長卿）作相比，



蟹粉小籠包。作者供圖

民間寓意蜆蜆兩螯看似文人行拱手作揖，另一說法是稱讚司馬相如的文章橫行一世。從此之後，「蜆蜆」一名被廣泛沿用，但至今福建沿海仍有稱蜆蜆為「長卿」。

福建人把蜆蜆磨爛成醬，加入紅糟、黃酒和鹽，製成蜆蜆醬，是傳統的增鮮蘸料。廣東人把雌性蜆蜆的卵子製成一種特別的食材，叫做禮雲子，味道鮮美，由於產量很少，價格不菲。禮雲子每年清明前後當造，香港的陸羽茶室，曾製作禮雲子粉果和燒賣；中環鐘記的名菜禮雲子蒸蛋清；凱悅酒店沙田18中菜供應的是禮雲子鱈魚粒炒飯，都很受歡迎。

近年大灣區的粵菜流行吃「蝦喇」，也有人寫作「蝦辣」，此物並非蝦或蝦籽，味道也不辣。蝦喇是一種比蜆蜆更細小的微細蜆蟹，天然野生於河道岸邊草叢，漁民以極細孔的網撈撈，產量很少，所以很珍貴，當地人通常用來煎蛋餅，也有發酵後加薑蔥炒成醬來伴飯，味道很鮮美。